

清代山左名媛赵慈家世新证*

黄金元

赵慈,字雪庭(廷),生卒年不详,约于康熙末年至乾隆年间在世,清初著名诗人赵执信幼女,长于吟诗作词,并且对诗歌理论颇有研究,著有《灰心断肠诗词集》、《诗学源流考》,为清前期山左名媛。施仪淑《清代闺阁诗人征略》曾将赵执信、赵慈与汉代的蔡邕(中郎)、蔡文姬父女相并论,足见赵慈在清代诗坛的地位与影响。但赵慈家世资料稀少,笔者在阅读《国朝山左诗续钞》和地方志史料时,发现了三条有价值的资料,结合现有相关信息,形成证据链条,将赵慈夫家落实到历城“朱昌祚——朱宏祚”家族,并对赵慈现存诗词进行简单梳理、介绍。

—

赵执信一生有两位夫人,元配孙孺人,博山人,继配张氏,苏州人。共育有六儿四女,其中有一男三女为张氏所生。赵慈为张氏所生,赵执信最小的四女儿。民国《续历城县志》卷三十艺文志“赵慈雪庭遗稿”条、《续修博山县志》卷十二人物志文苑传、卷十四艺文志《断肠诗集序》,对赵慈的婚姻生活情况透露得十分简略:赵慈嫁入济南“朱门”“贵族”,丈夫名为朱崇善,而且朱家“簪纓之华,闾閻之盛,……远近宗式”,但这济南朱氏究竟是怎样的一个簪纓闾閻之门?赵慈婚后又经历了怎样的“中落”,丈夫朱崇善究竟是谁?

笔者近在《山东通志》、《国朝山左诗续钞》、光绪《高唐州志》看到了三则资料,对赵慈婚姻生活情况可作进一步的描述。《山东通志》卷一四五《艺文志》第十“赵慈遗稿”条云:

慈,字雪庭,执信女,历城朱崇善妻。《山左诗续钞》慈一条引范垌序云,方伯卒后,诸子多落拓,复遭回禄灾。氏依母家,至衣食不自给,遗稿今藏谢问山茂才家按:方伯谓崇善父垣。^①

* 本文为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《明清之际山左望族与诗歌研究——以济南府为中心》的阶段性研究成果,批准号 09CWXZ05。

资料中提到的《山左诗续钞》，是清代嘉庆朝山东学政张鹏展继卢见曾《国朝山左诗钞》之后编纂的《国朝山左诗续钞》，《国朝山左诗续钞》卷三十收录赵慈诗5首，其诗人小传云：

赵氏，名慈，字雪庭，博山赵太史秋谷女，历城朱方伯垣子朱崇善室范
垆序：方伯卒后，诸子多落拓，复遭回禄灾。氏依母家至衣食不自给，遗稿今藏谢问山茂才家。^②
由《山东通志》按语和《国朝山左诗续钞》正文资料，我们可以知道，赵慈的丈夫朱崇善是“朱方伯垣”的儿子，“朱方伯垣”逝后，其子包括赵慈丈夫朱崇善“落拓”不显达，家庭又遭遇火灾致“贫无以居”，赵慈只好“依母家”生活，“至衣食不自给”，真正是“历尽艰辛”。“方伯”在清代为“布政使”尊称，家族中有“朱方伯垣”其人，且出任过布政使，这个家族在清初盛极一时又很快衰落，遍查《历城县志》，只有“朱昌祚——朱宏祚”家族符合这一特征。

历城“朱昌祚——朱宏祚”家族，原籍青州，为古邾子国之公族，先世徙高唐，遂为州籍。明崇祯十一年（1638）戊寅，十二岁的朱昌祚为清军掳掠北上，顺治初隶属汉军镶白旗籍，以军功起家，清顺治丁亥年，朱氏避寇警，遂举家移居会城，于是朱氏入籍历城，成为济南巨族，于清初达到极盛，“家世翔贵，门有列戟”^③，家族中有三人位列巡抚、总督等封疆大吏，两人为布政使。

赵执信的儿女亲家“朱方伯垣”具体情况如何？其子中是否有“朱崇善”这个人呢？笔者在光绪《高唐州志》中发现了“朱方伯垣”与“朱崇善”的记载。其实，“朱方伯垣”指朱绛，字子垣，是清初山左著名诗人朱绂的三弟，“朱方伯垣”是对朱绛的尊称。光绪《高唐州志》卷八《著述》三十五收有《朱绛墓表》，对朱绛行略有详细记载，并且还出现了“朱崇善”的名字，其云：

公讳绛，字子垣，姓朱氏，先世自青州徙高唐……国初徙济南……公则闽浙公（指朱宏祚）第三子也，公方官广东布政使……病归里居六年，卒于雍正九年二月初一日，年六十，葬于章丘县明八里彩石庄赵山之阳，配李夫人，继张夫人……子十人：崇简、崇谟、崇恩、崇端、崇诏、崇仁、崇业、崇法、崇善、崇年，今俱卒……崇善之子璫与崇法之孙曾有居博山……

墓表提到朱绛曾官居广东布政使，有十子，朱崇善位列第九，且崇善子朱璫居博山，这与《山东通志》、《国朝山左诗续钞》所云的“方伯”、赵慈在家道中落后“依母家至衣食不自给”等信息一致。朱绛生于康熙十一年（1672），卒于雍正九年（1731），赵执信生于康熙元年，卒于乾隆九年（1744），朱崇善为朱绛第九子，赵慈为赵执信小女，客观上崇善与赵慈年龄相仿，存在着结为夫妻的可能性。博山赵氏为文化世家，赵执信十八岁就高中进士，后任右春坊右赞善兼翰林院检讨，二十八岁因国丧期间观看洪昇所作《长生殿》戏剧，被劾

①《山东通志》卷一四五，《艺文志》第十，集部，民国七年（1918）刊本。

②《山东文献集成》第一辑，第42册，山东大学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617页。

③（清）王士禛：《朱绂墓志铭》，见光绪《高唐州志》卷八。

革职。此后五十年间,漫游南北,写下了许多反映社会现实的优秀诗篇,历城朱氏家族中也有着浓郁的诗文化氛围,朱绂、朱纲、朱绛三兄弟皆为诗书俊才,早年朱绂、朱纲皆入新城王士禛之门,其中以朱绂诗名最巨,赵朱联姻可谓门当户对。而且,根据赵执信《先府君墓表》记载,康熙五十五年时,赵慈尚未出生,赵慈嫁与朱崇善的时间,最早应该是在雍正年间。此时,由赵执信早年讥讽王士禛为朱绂谀墓而激化的与王士禛的矛盾^①,随着王士禛的逝世和赵执信步入暮年,已趋于平缓。墓表是朱曾喆受族叔朱琨委托撰写于嘉庆九年(1804)冬,离赵慈生活的时代仅有几十年,其叙述基本可信。故此,我们认定赵慈的确嫁与历城“朱昌祚——朱宏祚”家族,丈夫为朱绛第九子朱崇善。

二

赵慈的诗词,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她的人生遭际。赵慈出嫁后不久,公爹朱绛去世,丈夫朱崇善落拓无为,历城朱氏迅速衰败;后来宅中又不幸遭遇火灾,她只好回到娘家生活。此时赵执信已经去世,赵慈在博山娘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。其诗词集名曰《灰心断肠诗词集》,有诗歌40首,可惜无传。《国朝山左诗钞续钞》收有5首诗歌,《续修博山县志》载有3首诗歌、3首词作,其中《谒丁公祠》、《谒阎公祠》2首诗,应系伪作^②。

在诗歌创作方面,赵慈秉承父亲赵执信所倡导的“诗中有人”的诗学观点,诗歌往往抒真情、写真意。她将心中的悲苦寄之于诗,用凄美的笔触抒写内心的孤寂、清冷与悲伤,故她的文集以“灰心断肠”命名。

赵慈善于在诗词中创造空灵幽静、清冷刚毅的境界。七绝《秋夜》其一云:

极目银河漾素辉,满庭秋影露霏微。

西廊月转无人到,自折荷花带露归。

秋夜清光笼罩着满院景物,诗人长久伫立在无人的“西廊”,自折荷花带露以归,品味着内心的那份孤独与凄凉,“自折荷花带露归”为全诗诗眼,可见其内心的清高与自许。《秋夜》其二又云:

桂花宜向月中看,只怕高空不耐寒。

遥想一轮香满处,素娥孤倚玉阑干。

“遥想”一联虚景实写,那孤倚阑干、“高空不耐寒”的“素娥”,正是赵慈自己的影子。《初冬感成》一诗由物及人,再由人及物,整首诗意境凄凉:

百卉荣华歇,凋零易感伤。

枫丹空烂漫,松翠亦苍凉。

①陈汝洁、刘聿鑫:《王士禛和赵执信交恶真相考》,《文史哲》2009年第5期。

②诗中所写的历城丁公祠、阎公祠分别是纪念山东巡抚丁宝楨、阎敬铭的祠堂,丁、阎二人分别为咸丰、同治年间人物,生活的年代在赵慈逝后,故两诗应是后人托名之作。

屋塌兼旬雨，衣单半夜霜。

独怜篱畔菊，憔悴吐残香。

初冬百花凋零，诗人即使面对枫红烂漫、松柏青翠，亦觉“苍凉”，颈联绵绵冬雨下，“屋塌”、“衣单”的生活困窘，揭示了诗人如此心境的原由，而那“憔悴吐残香”的秋菊，正是诗人处境的形象写照。

赵慈两首伤春悲秋词作，没有女性的柔弱纤巧，所用的意象语词也没有艳丽香柔的女性气息。其中，《踏莎行》抒发了主人公惜春伤时之情：

藕碧生香，红榴吐艳，燕声娇泥谁家院。年来慵自顾中庭，为嗔芳景频消换。芍药摧残，荼蘼星散。名花不着薰风绾。只缘苔青暗相侵，韶华争不成差变。

藕碧榴红的初夏时节，心绪慵懒的女主人面对庭院“芳景频消换”，心中不免涌起对美好事物总是转瞬即逝的感叹与嗔怨。“芍药摧残，荼蘼星散”，好花难久开，春景不常在，而自己的青春韶华又何尝不似这灿烂的春花那样转眼凋残，难以长久。眼前满庭春光过后，空馀一片片苔绿，这一切怎不勾起其春光易失、春色易老的惆怅与失落。

而《卜算子》为悲秋之词，缘情布景，景中含情，营造了一派清寒、萧杀、落败的深秋意境：

玉露侵空阶，落叶堆荒径。风雨连朝不放晴，故把秋光迥。孤雁唳长鸣，素月悬清影。桂谢荷枯次第归，谁伴黄花冷？

“空阶”、“落叶”、“荒径”、“孤雁”、“素月”、“清影”，让寻常意象笼罩着萧索肃杀、荒无人烟的寒意，物皆着“我”之色彩，景物明显带有抒情主体主观色彩。最后一句“桂谢荷枯次第归，谁伴黄花冷？”写寒秋中黄菊傲霜盛开，遗世独立，在秋风中独自摇曳，“黄花”是词人的自我写照，有孤芳自赏、顾影自怜的况味。

赵慈的诗词是她内心与生命的流动，故范炯评赵慈之作“笔健意圆，绝不类闺阁中语，而字句间别饶秀艳，读之使人凄然欲绝”^①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德州学院中文系

^①范炯：《雪庭遗稿序》，民国《续修历城县志》卷三十《艺文考》。